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六

413  
841  
3



門 4 13  
號 841  
卷 3

韓子解詁卷之五

舊刊有亡徵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備內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飾邪第十九字。

天正十五年  
花房仙丈郎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挹儀甫述

亡徵

舊刊有第十五行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補陳深曰前排後摠体法甚奇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發

謀慮

簡猶棄也

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

原注

之人也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嫡子也龍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適子也好辯

商賈外積

讀商賈與鄰國通貨其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

舊刊

內困

仗右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

尾宣陽曰器

罷露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亡徵

一

姓秦策作罷路高注路猶贏也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煎靡

貨財者可亡也備內備水煎沸五蠹篇聚沸靡之財秦策靡

其財注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為糧注靡屑也墨

子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靡弊注靡盡也或曰靡讀為糜

糜散也答客難至則靡耳注說文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

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呂

以衆言參驗舊刊作聽以爵不待參驗增聽以爵聽用一人

為門戶者可亡也增言出入皆由一人之言也鳳卿按官職

可以重求重重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

而寡斷讀茹亦柔也大雅柔則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

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濬刑而不周於

法旧刊脫刑字讀周詳密也增周合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

於文麗文章麗詞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

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言人主若聞甲

臣顧望不能斥重人狼剛而不和腹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怙彊大之救而

侮所迫之國者隣可亡也羈旅僑士

僑重帑在外重輜重上問謀計王政注間猶與也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

如水火之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

不相能也

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問聞通名聞

今按起

以一時名聞用捨百官羈旅起貴起超以陵故常者臣可亡也輕其適

正庶子稱衡與適子相抗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也可亡也大

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出荀子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

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也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以而不畏

疆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

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則太子危而是而如則

羣臣易慮者易變也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雖

而不知有可斷謂舊刊有下行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兵志所謂

斷者反受其禍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龍傳出公輒也讀謂君

帝後醍醐帝在吉野尊氏立光嚴帝質太子未反而君易

思忍

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如是則國虜虜或國虜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狎其身狎親也刑戮小民而逆其使虐使也懷怒思耻懷怒

而專習則賊生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逆其人

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臣爭權父兄衆疆內黨外援以爭

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愛玩弄外內悲惋

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惋駭悵也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

驕法驕矯通旧刊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也地無固固險固旧刊城郭惡惡鹿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

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位旧刊孫本並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狎上脫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如漢末是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

山璠曰待特誤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

具者如此則可間可亡也變徧而心急變舊刊作備讀輕疾而易

動發心惰忿惰躁急與狷通史記魯連曰捐忿惰之節而不訾前後者訾量也言無速慮

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棄也可亡也

貴人相妬舊刊貴人作貴臣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

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

仇仇匹敵也官吏弱而人民傑傑桀通舊刊作桀桀黠也漢書匈奴有桀心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懸臯不即誅也使羣臣

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羣臣疑懼而不知誅否可亡也出軍

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

是可亡也后妻淫亂魯桓公夫人姜氏之類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幸嫪毐也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

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謁者職重增外嬖行請

疑謁者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

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姦臣壅塞人主之制斷增主斷主其制斷重勢重可亡也私

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原旧注軍馬之府立功者讀謂將帥世官也旧刊榮作紕是下文可証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

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

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

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  
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行女謂刑餘用事者官  
也秦趙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  
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新古通不肖用事而  
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  
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大音而人主勿禁  
勿旧作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  
弗是與民同門讀同里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  
其治亂其疆弱相躋者也讀躋奇也謂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  
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  
不難矣言能服行法術

三守旧刊有第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  
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舉誤  
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人主不心藏而漏之南面忠臣近習能人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

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乃聞然則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三守 五

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言必因尤

黜陟讀言人主雖愛而不能獨利其所愛之人也下不獨害同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

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

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增趙作籍古字通言圖籍也今按藉資也殺生

予奈之要類皆是使殺生之機棄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

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

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

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

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一作而不效公

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讀謂矯言外難以鳴制國內也險言禍

福得失之形讀險言也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

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成功舊刊作則臣獨專之諸用事

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讀首發其罪惡者也必不信矣

舊刊信作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謂獄也禁制刑罰人臣擅

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舊刊止塞作者止

備內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

譬之針心警眠患輕寔重骨肉嫌疑則終至相殘棉菴之際每輒有之敦倫之基作備于此嗟獲罪鄒魯莫大於此簡在讀者黃東發亦嘗為言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一作虛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舊刊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讀傳訓附非保傳之傳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陳深曰檢此一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舊刊有子

字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

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侯世家母愛者子抱好抱叶然則其為之反也讀謂就語之意說其反也其母惡者其

子釋捨也惡釋叶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解懈通婦人年三十

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

子疑不為主舊刊作而子疑不為後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

疑之年則正自適此疑而支庶有間適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

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則此酖毒扼味原注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挑尤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挑尤春秋未



詳旧作挑疾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禎曰此雖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

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

也利所加也故與成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之夫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

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

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言宜注意備夫

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謂內外

愛憎之相反增揚升庵外集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

暉於外其賊在內謹避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旧刊明主

而後舉用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旧刊

外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旧刊作三五荀

此亦作三偶合也按偶謂竝舉也難三術者以責陳言之實

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而後舉用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

衆衆端以參觀原旧注衆事之士無幸賞賞無踰行當作偷

且也行賜也飾邪云殺必當罪有罪不赦旧刊脫有則姦邪

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

除重原注謂權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增謂得復除民

避徭賦而上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使貴重起勢

評林  
評並而  
下誦  
已字屬

以藉原旧注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以則民安民

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鬲即的切說文鼎屬爾雅鼎款足謂之鬲釋名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鬲塞也管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玉篇鼎足曲旧刊作鬲詩傳鬲釜屬釋文音尋方言鬲鬲關東或謂之鬲俗鬲為為

原注以喻正不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旧刊未作明於此然守法之

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

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秋字下犯法也

楷本作枉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據旧刊補然字

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

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

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

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菴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近始蓋得之此也

南面旧刊有第

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言二柄不可假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以他臣為之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為監者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所備

也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

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旧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

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焦氏筆乘云

通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任官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

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原旧注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悞

主壞法之資也壞人主使人臣雖有知能不得背法而專制

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

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索資求助也增資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鳳卿按正字通稱美曰多史張

故赦足下袁盎傳諸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異則是臣反以

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

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旧刊無夫字有罪

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管下二字人臣前

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事雖有功必伏其

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

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姦臣之用人主藏

是言藏中心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

言二分君威勢者讀二勢者指上人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

知舊刊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尾也。辨無參驗。

者。舊刊參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如唐關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使不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級。言人臣雖不言。君必問其所取舍。則足以品其人。則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

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如此者。舊刊如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今補。舉事有道。計其

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多。得利。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見論

制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

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壙。權費諸物。類皆是。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

今大費無罪。而以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

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術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不聽。猶言不開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可變。則變雖常。亦伊

尹。毋變殷。言因夏。弊法。太公。毋變周。言因殷。弊法也。則湯武不王矣。管仲

毋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毋變晉。舊刊作更。晉郭偃。孤偃也。晉

高偃。墨子作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

也。畏阻意。晉語注。安猶善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之心者。恣姦之行。

也。言戡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懲姦民。必嚴。舊漆之汚俗。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因循至亂。

上懦而不能更張也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

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

鐵父重盾而豫戒也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

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物不

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用說在字今按并子章云此

一段內外諸說脫簡恐近是內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

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文連續為錯簡無疑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恐宮

中衛士也增龍傳秦伯送衛於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

桓公有革車八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注管仲軍令

始於五家為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

戰車不巾不蓋又引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費而失大利也故貪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振

正字通不載輒字舊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刊評注一作輒輒也鄭人不能歸上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鄭人不能歸上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其餘並未考

飾邪舊刊有第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增孫鑣曰章法絕精階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增鑿龜者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點本車無功而

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入于燕世家燕王喜十三年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鄒衍齊人封禪書鄒衍以陰陽

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何諛怪迂苟趙代一本作代地故云

得意於齊今不取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煖將  
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

秦舊利逆作道一作襲增晉語翟人出逆申生秦策天下必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大梁魏都增恐有誤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援增趙將煖揄兵而南增說文揄

南反則彰盡矣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

陽吳注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  
改字吳氏亦不知此書作釐徐廣注史記云學者安可不博

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別兵辱主

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閔與鄴九又非秦龜神而趙龜

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豐隆星名春秋緯曰豐降大陰大陰者蒼龍之舍也

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

太乙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太帝坐太乙之精也或曰

星者五行之  
精天文志五  
星之合與五  
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三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攝  
之次也全到這裏衰所以狐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  
提讀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也六神劉  
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五括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  
軍道絕東方朔曰月犯五橫兵起天下有大亂易政貴人死  
公連曰填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秋緯曰咸  
池天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一名五橫一名天津按天河齊  
橫漢之誤讀五括疑天增括矢末五括豈天弧耶天河甘  
德曰天河一星在天高西近天街東天河察近鈐尉曲陽主  
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無道  
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逮  
旁星肩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天河登衛  
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爭境  
不出二年衰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增天官書鉞北  
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曰兩河六星  
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羣神

天官書

之闕也殷槍東北三月生天槍長四丈末允退而西南三月  
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允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  
也按殷槍以色言當讀為朱殷之殷天官書天槍色赤而有  
角其國眉色赤黃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字恐數年在  
而沉所居野穰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字恐數年在  
西也又非天缺物本天缺讀缺同有殘缺不祥意增蓋列  
思玄賦列缺擘其照夜注列缺同有殘缺不祥意增蓋列  
缺電也鳳卿按天缺星名弧逆讀天官書正義弧矢向狼  
有逆順故云耶刑星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  
屬卿按逆指誤刑星白也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  
奎曰封豕台原注俱凶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  
命名固凶台疑增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  
其石諸家與天官天文間有不合則戰國時星  
名候法必有大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數年在東也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  
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始說出本意加事於明法

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凶人之性也。增：凶字句正，是培擊語，命者，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并子章云未詳。治疆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大明龜名，見尚書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增：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增：雜記官於大夫，注官猶仕也。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龍傳定許，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杜注許復見者，蓋楚封之。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

訂評

吳師道曰：安王十一年，魏而韓滅鄭。鮑彪曰：鄭君乙九一年，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而韓滅鄭，韓哀侯滅之，蒲坂，圓按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策昔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代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蓋策士之談，故與史傳多違。今者韓國小而恃太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增：言喪地。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鄆。增：魏世家索隱：穎川有許鄆二縣。齊攻任扈而別魏。增：按任帝後扈地理，志在扶風。不足以存鄭。增：鄭韓也。下文云韓互文。韓世家索年晉桓公邑韓，哀侯十鄭因改號曰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按此段事不知在何年。蓋魏攻韓而齊楚伐魏以救韓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



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  
敬信，民雖寡，疆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  
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疆，人主又以過  
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  
者，伯刊無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下有君字，以下恐脫為字。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  
之功，願一本。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  
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伯刊臣作人。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  
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讀怨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  
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  
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亡志通

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十過篇無其友二字為是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原注此小  
也。子反曰：去之。十過篇作嗜退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字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  
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聞嗅也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  
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也。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大同小異故曰：豎  
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原旧注：端故也。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  
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  
 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原注言明法度也立辟從  
 憲法辟亦法也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匡天下威行  
 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  
 時言多兵士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  
 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從其下之反東縣齊國樂毅敗齊  
 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亡增奉法指君而言鳳卿按  
 而就君臣上而泛說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言以毀譽為賞罰也則兵弱  
 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故作非明法者疆慢法者弱疆弱  
 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原注

飢謂歲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  
 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  
 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鴻大也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旧刊有之君二字會稽之上防風之君韋昭曰防風汪氏之君名也汪世長翟  
 之國名為漆姓後至而禹斬之韋昭曰違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  
 者斬原注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按如順也故  
 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  
 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  
 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

有以言善法以因也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單單列之單不與法偶也不可

傳於人而道法萬全道由也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

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飭於道之故讀故事也謂法術孟子注迹也飭周

禮注勒也月令注厲之義不與飾同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

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飭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

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

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王之心而務為交於上以上位人為黨民好

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刊有則字有功者愈少姦

臣愈進而材臣材才古通用趙策張孟談曰夫董安於簡子之才臣也退則主惑而不

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原注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

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

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佞之所以侵

也一作侵鳳卿按假字誤故人臣當作人主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有資姦人有以為資藉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此說疑篇彊

諫有辭強諫者必以子胥為口實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

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禁止也是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

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原注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功法立

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

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故齊太公封人臣之私

原注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權最過也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旧刊作有大臣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從縱同，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其為非說乎。鳳卿曰：非子暗一箇誠字，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為功功名，抑揚大過，大害於各教矣。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死力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

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金澤 林寬季容書

松平備前守  
花房世英

一

山方ルル也 思ふに海は深

波はあつらふにたれや月

カキコトコト

三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七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九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カキコト

三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七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九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三万

思ふに海は深

波はあつらふにたれや月

カキコトコト

三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七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九万歩のりともおのれ

廣瀨胤  
金谷  
村上  
尾宜陽  
山内鈍

全錄

韓子解詁卷之五終

韓子解詁卷之六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解老

旧刊有第  
二十字

原注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鳳卿曰老子亦是  
有者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寧海內  
多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寧海內  
非子先知之用其道以飾其術其義圓活不泥章句發  
輝道德之用不墜道釋之窟窠信有為之人哉愚者以  
為其解鄧書燕說若夫陳深曰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  
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來不可羈制  
之趣亦碩鼠飲海之話也文人不知讀書信哉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淫於外謂放

心也讀此蓋以德取義於得故且分德得於外而言德而  
不見其得也增長門賦注引作神不淫故廣雅曰淫游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解老

一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增禮樂記德者得也鄉飲

酒義德也者允德者以無為集謂不以無欲成

德行也以不思安以不用固言以不用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宅

言神淫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

生於德言施德求報也日刊孫月峯本並德則無德不德則

在有德言唯德君子不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

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掣系

泥說夫無術者世之不知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故特夫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

意所無制也舊刊所無作無所上云今制於為虛言有意于

無為是不虛也張賓王曰此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

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

無為而無不為也管子曰化育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生心

惕惻隱之心非求其報也言與物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林希逸云以者有心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並作父子貴賤之差也差別

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親疎內外之分也際分也臣事

君宜下懷上增諸本有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廖文英曰凡繪象人物如其形也論宣論

助也宜孫本作朋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宏甫云不惟為之而且上義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作

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為情

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

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謂人不知

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所以諭內也舊刊飭故

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

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

折也以為其身舊刊孫本並疊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並疊故曰上禮為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雖讀曰維語助也聖人之復恭敬讀

反復也增朱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原注仍

而後之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老子

億云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

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鳳卿按

非子又遇七國爭亂之末世憤有篡賊之臣藉口於道德肆

終至攪流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行道已久功有實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舊刊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同老子

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一

非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侍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

以五采隋侯之珠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於野

愈去後街大珠報蓋明月之珠不飾以銀黃銀黃言金銀也

因号隋侯天珠世以為寶也書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

印也廣絕交論早縮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注

黃謂黃金又楊慎山海經補注皋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

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

貴於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家語孔子曰吾聞丹漆不文

飾故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至

親具禮而不明舊刊孫本並具作其具猶言具故曰禮薄也

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物本作

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相棄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讀言以

之竅為務也出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子老

莊子應帝王篇者車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朱元晦曰

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華乘先物行先理動之謂

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增無緣不緣理也忘起本作

今按事務也樸心質也樸心質也樸心質也

資

先物別

待浴勿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說符注蓋隱者也湯問注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額也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慎勿櫻人心讀言以前

識之術櫻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

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

角也裹包也故以詹子之孫本無之字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

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是下脫所字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

華也華非實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飾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

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增管子兵法徑於絕地朱長春曰梁山

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國不改井子章曰不徑恐而經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

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故曰去彼取此

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

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

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作而看全壽富貴

日刊無貴字非也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換下文本下當有生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換下文以以下五字注誤濕正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捕則字看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

者舊刊忘作矣古通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舊刊猗頓

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舊刊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同上也

今按言去道迂濶甚遠也故論人之或云曰孰知其極老子有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十

二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

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

孫本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舉以下二十二字句剖判闕闕也

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鳳卿按孟子苟求其故法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

也讀必固守也言守死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旧刊心上有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立字孫本同

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讀方雖死節輕財不

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說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荀子賢能

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伍注罷病也

無行雖義旧刊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讀邪私雖勢尊衣美

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其故何不可凌注陵欺也下侵欺其鄰國同

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也問知。讀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知識之士也下以能代習可

見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能言慣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

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讀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

勝衆數也。也理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一舉之也下所謂四不者軌節也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劓利傷也但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秋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老子

秋廉而利注廉利也到缺傷也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老子

耀原注道無繫着執之則非不欲其察察以爲聰明睿智天也。性天動靜思慮人也。爲人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

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

韓非引之虞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明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

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

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

失之地

讀境也山番云言所在也

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

不能避晝日之險

言白晝陷溝瀆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

呂子重已亦有此論

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

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

上文云動靜思慮人也

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

之力不盡智識之任

上文云聰明睿智天也

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

原注齋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齋養也朱子曰齋只是

各齋之齋他說話只要以用些子舉

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齋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

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爲術也

舊刊爲作謂

生於道理夫能

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

退而不服從道理

增物本退而作退齋

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

舊刊作禍患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齋服

原注齋復攷自老子今按齋服早覺服從於道理也老子作早

服齋早通讀齋字以雖未見字解朱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齋之也

故曰夫謂齋是以齋服

諸本作夫唯齋是謂齋服舊刊同此老子知以下作夫唯齋是謂早服今按謂唯以並通韻

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

則和氣日入

謂不以先入爲主能容衆美

故曰重積德

老子作謂之重積德朱子曰重積德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齋是又加積之也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

新對素所積德齋服者也故曰齋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和，和而後計，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而則也。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亾之，有身而後歿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筭也，下文云人

會極處，百會之會。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

世本無其字。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本無能字。故

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舊刊國下有母字，諸本無老子同此。

所謂有國之母。舊刊接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老子注：國之所以安，謂之母。母者道也。茅

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范無隱曰：解得老子意，讀之令人神爽。道也者，生於

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

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根也，亦有蔓義。有直根，根者，增，根上當有直字。書之

所謂柢也。書老子書，柢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柢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橫曰柢，誤。柢也者，木之

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

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視，活也。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贊君篇，呂子重已說，苑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作備也。徙，宜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羣書治要作其民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舊刊孫本凡以別提非是批而數搖之，則以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舊刊徙則多敗傷烹

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色之澤也。山璠曰：治要澤作宰。治大

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

作而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重。味變，治大如烹小鮮，靜以治之而已。

人處疾則貴醫。舊刊人以下，接上文不別提。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

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瘞疽癰痔之害。增：瘞，謂癰也。山璠曰：龍傳荀偃癰疽注惡創。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

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舊刊無

字：老子神下人下並無也字。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舊刊祟上無字，是。人逐除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聖上有夫字。民作人。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不以利之為事。欲利之則反病之。山璠曰：言事及利也。荀子為事利則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上有夫。

字則作故，工人至歸焉，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

舊刊有以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

讐於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鵬上寧曰：多外字。內有德澤於

民者，孫本：民作人。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滛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

滛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滛奢，上不事馬於

戰鬪，逐此而民不以馬遠通滛物。原書通滛倒，今從。舊刊增滛靡無用之物。所積

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積力於田疇，舊刊：於必

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上馬不以走，但以馬

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

句謂以支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舊刊孫本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言民無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

殆我馬乏則將馬出讀蓋謂將軍之馬山璠曰當作支馬如將迎通送迎可見今按將馬謂主將之

用於將馬近臣取具足也言事之常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璠曰平聲魯語不教魚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

馬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禮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璠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滛麗人無毛羽

不著地謂異於飛禽也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寒也上不屬天而下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自捍禦趨走不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十一

屬即按引下

也於字

齊俗訓於  
如性之於

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  
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讀飢也。增呂氏春秋其為飲食  
醜醜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墨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

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晉靡有免。賈  
誼傳。傳說晉靡。徐注。腐刑。索隱。晉灼曰。晉相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鑣相連。係也。案  
內儲上。衛晉靡為魏襄王  
后治病。似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  
生。於猶言斯也。讀憂憂。憂其憂也。增下。憂上。疑合。疾生而智  
有甚於字。原子禮曰。甚於憂。句於當作則。皆迂。疾生而智

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度也。妄舉動則  
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舊刊墨苦痛則傷人也。惜。主術訓。兵莫  
以下八字。

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  
惜於欲利。老子惜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有道之君至此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者  
稽同也。古今之所  
同則而不可廢。理者成物之文也。讀如。道者萬物之所以成  
物有理也。分理不可以相

薄。讀侵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舊刊墨無常操三字。孫本批本並同此。是以生死氣稟焉。舊刊孫本作  
死生氣稟同。

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禮儒行篇  
古人與稽  
誰合也

之以成其威讀斗之所向必敗故曰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恐帝諫五帝見

史天官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周四時得之以

御其變氣孫本御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讀言朝萬國也赤松得之以與

天地統讀言與天地相終始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制度文物道與堯舜俱

智更擊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

乎傲則看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照昭以

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舊刊若水溺者

多飲之即死即或渴者適飲之則生舊刊則作譬之若劍戟

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解鵬士寧曰故下恐脫曰字此段所

說道理不必引老子而所謂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為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相發矣山璠曰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伏犧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而不為老希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夷得之以遊太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顯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北海西王母得之坐乎

以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又

日周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字惠曰天得之以高

押韻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

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汎論訓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既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凡理者。方圓長短。舊刊孫本。並作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麤細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舊刊無物字。故理有存亡。舊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增凌注。常道也。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二十五字作一氣讀。諸本常下有者字。而常者無攸易，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舊刊有所字增。方所無常也。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

其玄虛用其周行，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孫本舊刊有之字。

可道非常道也。老子無也字。原注：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常無。老子有物混生，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綱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

三者。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二者。蒲阪圓曰：疑行四肢九竅合十之三也。呂子本生達鬱可並考。之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於謂徒也。原注：徒類也。故曰：生之徒。

子同十有二者。老子無者字。增恐當作具。至其死也，十有二具者。具猶枯骨一具。

皆還而屬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有三。故曰：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讀上生，生出也。下生

也生活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

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地并子章曰上

之字死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之往也變

也山璠曰處恐虛并子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也蒲坂圓

章曰此下疑有缺文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山海經兕出湘

水之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

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批本標曰借事上不

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山璠曰恐飾字

誤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痊

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讀源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

凡兵革者舊刊接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

人之遊世也遊世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增當不恃備以

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舊刊孫本被作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舊刊作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文

孫本作刃。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易文言：君子體仁。故曰無死地焉。或曰：曰下動無死地而

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五十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

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

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禍，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

思慮孰，慮孰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

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也。明白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

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

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山璠曰：論語仁

者必有勇。蒲坂圓曰：此上老子我有三寶，寶周公曰：當別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冬

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

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尚不能久，況乎人乎？故萬

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舊刊：弛作弛。山璠曰：弛同，雜記張而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為也。一弛文武之道也。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

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增舉示也。湯正路曰：之字句下

恐脫故字。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

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

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  
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  
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号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下先  
乾知大始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舊刊於則萬事之功形矣而  
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  
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世議論高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  
作故能  
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

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  
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老子作六慈以守  
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  
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將救之以慈  
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  
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往於  
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若以慈衛之  
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  
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章書之所謂大道也者原  
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蒲阪  
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蒲阪  
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  
老子注夸張曰施畜之反也



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者，大道之反。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佳麗也。蒲坂圓曰：言好徑趨之。利必務佳麗也。戰國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

原注：除糞也。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原注：除潔靜也。

外雖街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

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

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舊刊：庫而有，有音又或。

如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

夫飾智故。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

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貨，資孫本同。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讀：言以智術效之也。原：子禮曰：術如禮記蛾子時，術之術，增：漢隸字源：術述通用，言祖述效之也。山

璠曰：術當作休，或古字通用。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

文休於淫物，休訓同，廣韻誘也。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

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

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讀有獨立之民，故曰俗之民，以別之。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

文采。傳奕注：老子云：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舊刊：資

資是之謂盜竽矣。盜竽猶言盜兆也。老子：采作絲，竽作夸，無矣字，增：楊升庵外集：老子盜誇諸本亦皆

作誇，今按：韓子改作竽，韓子說既有竈，又與餘字韻叶，且韓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寫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

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公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乎。書之所謂至等矣。五十三童

人無愚智。原連上文，今莫不有趨舍。增：即取舍，原道訓：趨舍

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字看：得人得於好惡，怵於淫

字看：得人得於好惡，怵於淫

通雅古俗  
好吹竽故有  
蓬蓬學之  
術言陸希也  
藝子唐吉  
申李意齊皆  
蓋夸之說  
狂庸載文子  
亦有盜竽之  
語今人曰濫  
竽則因齊宣  
王吹竽必三  
百人

物也。怵誘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

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

之而往故曰校諸本校作拔為是蒲阪圓曰老子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至聖

人不然山璠曰至當一作脫屬上非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

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

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

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積之身也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家舊刊脩作修下同老子修下有字下文家鄉邦天下上皆同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聚

舊刊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

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

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

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增科條也息滋適其條以觀多少也按適恐通字息耗消息也猶言損益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

下之然也以此孫本作以如此○蘓子由曰以此言亦身知之耳林希逸曰即吾之一身而可以觀他

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

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喻老旧刊有第  
二十一字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今按旧刊以此篇置第七卷首末知漢唐旧本編次如何姑從如源本以備攷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速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

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增汜論訓注不  
離體也長揚賦

鞮鞞生蟣虱注韓子曰  
燕雀處帷幄幄幕也處  
猶巢也而兵不歸汜  
論

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公增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尤傳晉悼公四年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蓋傳聞異

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

號為罪旧刊無則字  
偃王有仁聲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旧刊無  
則字

盧號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  
作於智伯兼范中行而攻

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  
平陽楊氏縣西

南增按人間訓智伯死乎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澠器增檢戰國策  
淮南子說苑

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韋昭曰裊盞晉灼曰虎子之屬或云  
飲酒器索隱曰皆非裊盞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

襄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  
吳師道從索隱正義曰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漢書匈

奴傳韓昌張猛與匈奴盟以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共盟  
董份曰决非盛酒死骨人所譏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

為澠器耳蒲反圓曰難三作飲杯呂子義賞斷智伯頭以為  
觴按澠器形類酒杯故曰飲器裊盞亦襄器非盛酒者道應

訓高誘注飲器裊盞也索隱正義皆非也鳳卿按淮南  
子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鬻臂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

飲以相誚越人刻臂出血甲國殺牲飲血相為信董份未深  
考耳織田信長以朝倉義景淺井久政長政觸牒為飲酒器

意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旧刊于  
作於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以身死故曰咎莫憐於欲得邦以

生為常霸王其可也其恐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字下同自害則字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之為足矣老子作

楚莊王足常既勝狩于河雍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

孫叔敖而歸蒲阪圓曰狩字之誤當作晉下文及人間訓作歸而賞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舊刊是

臣再世而収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収者瘠也作楚

文為之為或云度之誤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不以邦法故収其邑也屬卿案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女必讓肥磽之地而不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魅人莫之利也高誘曰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寢丘名醜滑稽傳呂子異

寶並載此事皆為叔教死後封其子事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建抱下並有者字又

脫世世二字

制在己曰重增不制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老子

君子作聖人蒲阪圓曰此句疑當在下輜重也下傳寫錯誤耳不然故曰字說不去也邦者人君之輜

重舊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言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

傳國武靈王自号主父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二地超

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躁則失失根

君主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讀言君威獨行於其臣故

不可為臣所奪也增亦見內儲下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

失之於六鄉而邦亡身死故曰莫不可脫於深淵老子無賞深字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

之以為德讀言為德於君也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讀言為威於下也增臣則

字龙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後之人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同法也

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德威皆臣自為損益

交文耳不必泥故曰邦之利器老子邦作國漢人避高帝諱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宦一作官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史記越使大夫種言吳王

曰竊聞大王因暴齊而撫周室諸悉越竟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

人於艾陵魯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疆之於黃池吳語吳之起師北征闕為深溝

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故可制於五

湖齊俗訓越王勝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老子翕作歛讀

增固姑通用人間訓固試往將欲弱之必固疆之晉獻公將

欲襲虞遺之以辟馬遺原作道誤讀道之智伯將襲仇由遺

之以廣車增仇由見說林下周禮廣車之卒注橫故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作棄說林上周書曰將欲敗

起事於無形舊刊接而要大功於天下讀要邀同言是謂微

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增謂損弱當作是有形

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右上一凡茲旅必起於以增

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

於其細也旧刊無千丈之隄旧刊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

行隄也塞其穴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丈人之慎火也

塗其隙增按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是以白圭無水

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增或云

也

扁鵲越姓秦名見蔡桓侯旧刊侯作公山璠曰史記新序作齊

蔡無相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苦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

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去簡子

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阪圓謂晉世家烈侯卒子孝公頎立

耶秦策扁鵲見秦武王別是一人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

腠理又腠理方書皮膚之孔泄氣液之竅也一名氣門一名

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道路門戶也 不治將恐深

扁鵲按古今人表魏惠王下有齊桓侯注和侯子東哲未深考耳

日將恐疑倒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

病以為功也欲以不病者為功新序同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旧刊易作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原作一日扁鵲復見曰君之

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原本脱三十二字扁鵲望桓公而還走新序還桓侯故

使人問之故特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湯熨之所及也新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礼太宗伯疏

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礼記注主督

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管子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此言司命之何無奈何也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

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

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啻古而已哉是所以

以注斯故曰聖人蚤從事焉增蓋古語今昔晉公重耳出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

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旧刊有待不若殺之無令有後

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

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

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

廖文英曰  
箸音住飯  
匙也即張  
良傳云借  
前箸之箸

廖文英曰  
約肉之美  
者昌覽注  
約通小便  
處也

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辭而假之道。晉已取魏還友滅虞。此

二臣者皆爭於媵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

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

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舊刊接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犧

劉氏音直虜反。杯箸亦食用之器。蒲阪圓曰。按齊俗訓。糟丘生於象箸。而箕子怖。

服虔杜預說。庶兄也。怖懼也。說山訓作。稱作。幾以為象箸必不加於

士釶。司馬遷傳。堯舜飯土簋。歡必將犀玉之杯。將用象箸玉

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舊刊無則字。必下折美字。增

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秦豹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

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七命。髦。殘象白。注。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也。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過秦論。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徐注。短。小襦也。音豎。索隱。趙岐

曰。褐。以毛織之。若馬衣也。一本及說。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

舍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茅坤曰。真居

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增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火令有

曰。炮烙之刑。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謂多而大也。皆夸詞

也。如酒池肉林。亦是義。酒入土中。味必敗。肉懸林中。體疾腐

雖暴人。豈有此理。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天下之

德。勿為後世譚柄也。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勾踐舊刊接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趙本。吳作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六



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也注先馬前而走也輟耕錄前漢志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蕪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故能殺夫差於姑蕪文王見

詈於王門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王也不病詈難四武身受王當作玉形之誤也汲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趙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注項羽紀注成皋北門注玉門事不經見呂氏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王婦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為辱非也合而考之文王困羸里武王亦從囚故曰王門之辱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皋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此文王有羸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皋玉門此一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屬地按聖賢之君兩危矣故曰守柔曰疆越

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害舊刊害作病孫本同此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細人小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貴寡欲也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左傳襄十五年呂子異寶新序節士並載焉

王壽道應訓注王壽古好書之人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塗歟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應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讀言不可為典要也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子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猶負之

而行舊刊猶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淮南子儻作舞注

乏也蒲阪園曰按喜復古而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

而慧者不以藏書甚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是

學不學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

夫物有常容增山璠曰左傳事有其物物因乘以導之因隨

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人有

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蒲阪園曰按秦族訓注象三年而成

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列子豐作鋒蒲阪園曰淮亂之楮葉之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無祿字邦作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生物三字矣故不乘天地之資

而載一人之身讀載事也山璠曰家語周不隨道理之數而

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呂子聖人之所貴豐年大禾

飯子道曰減獲不能惡也舊刊減作藏增與減皆同墨子

慮咸之利而愛減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

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藏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

虜為奴婢韋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為妻生

子曰臧荊楊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

燕之北鄙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

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

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

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

下音之轉耳讀惡荒也

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子韓子分在此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老子恃作輔而不敢為也

空音原注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

五藏之使候也焦氏筆乘周禮眠其鑽空空孔古字通用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

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大而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主也增當與呂氏論人參看旧刊以此條併前

趙襄主禮大夫稱主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見外諸右下俄而與子期逐

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此林評評作凡

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旧刊二

而後可以進速致遠增進追誤荀子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

則欲逮臣逮及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山番曰誘一本作誇非先

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旧刊無皆字尚何以調於馬旧刊於

此君之所以後也孫鑛曰是精言駁論可通於為學忘助之戒

白公勝慮亂罷朝内儲上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訓注白公將為父復讐因思慮之倒杖而

策銳貫顛飯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顛顛同列子說符淮南子作倒仗策銳上貫顛注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

血流至於地而不知旧刊於作于鄭人間之曰

顛之忘將何為忘哉讀言不忘然也增列子淮南子作不忘注白公之父死鄭人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二十九

也問問謀

之故懼之。案史記白公父建亡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以此言智

周乎遠則所遺在迤也。老子遠下無者字。智作知。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言

不泥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增鄒陽書公聽茲觀注並觀言無偏也。故

曰不見而明。老子明作名。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

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井子章曰趙襄主至此為一章。

楚莊王前文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倒句法讀言不發令不為政也。

右司馬增呂子重言御坐而與王隱曰。讀御侍也。隱語也。增隱呂子作聽於謹

反度語史注謂隱藏其意也。齊東野語云古所謂度辭即今隱語而俗所謂謎也。有鳥止南方之阜

三年不翅。山番曰呂子作動。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

名。讀言名之為何也。王曰二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

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舍也。不穀

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誅

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注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云徐詞余友九氏作舒說文作舒蒲阪圖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三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

州乃威王事傳聞之謬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

小害善。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害善道故有盛名增害與善字形似而行。故有大名不蚤

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新序。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

曰臣患之。旧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無愚字屬卿案之智字倒。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

之弱也莊躡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也而欲伐越舊刊無此智之如目也增

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不能見百步而不

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躡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

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躡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

越王曰吾不貴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

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蒲阪圓曰案任昉代

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

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子介立注莊躡楚威王之時大盜

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決無此事揚

倖所見本作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誤樂書莊

躡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躡其略反楚將之名揚升庵外集

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躡者楚莊王之苗

裔也以其眾王漢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王乃止故智之

躡也揚氏羨誤分莊躡為二人其失考也

難不在見人在自見茅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

為莊王之自反不知則為夫差之蓋威

勝以好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舊刊別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

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

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注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璠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年文王不

予費仲原注紂來求因予之內儲說下文王資費仲而游於

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

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

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插則雖知大迷舊刊大作老子同

讀不愛其資言不惡

也。小人。是謂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也。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問之哉。管子亦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也。案此章亦爾。○陳深曰。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意已見。故不盡為美也。有以反覆為貴者。愈重複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子肯綮。但如在反復耳。有一事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本批

韓子解詁卷之六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49